

# 國父病逝前後

本誌資料室

三月十二日為 國父逝世紀念，李榮先生所撰「總理病逝前後」對 國父病逝時的情況，有極為真實感人的描述，茲特節錄原文如後，以供中外讀者覽觀並追思懷念 國父孫先生，原文詳見 國父民初革命紀略一九一至二〇二頁。

總理督師東江討逆，至是年（民國十二年）十月失利退兵，當時總理由石灘與黃惠龍等駕機車先返廣州，着榮獨留前方主持電話通訊，所有其私人衣物，於軍敗之際，全部遺失，蒙總理恩恤，面諭警局吳局長織城給價二百元，以資補購，而我軍亦從事生聚教養，補充軍實，再圖大舉，至翌年，即（民國十三年）督師北伐，師次韶關，總理即派榮及邵才往南雄負責特務工作，於十月十二日，回韶報告工作經過，復適廖仲愷由廣州赴韶，而陳商團叛變及後方動搖情形，旋隨奉總理面諭，即夜會同廖仲愷回市，召集聯義社等革命同志團體，會同黃輔軍校學生，大本營直

轄粵滇湘桂各軍，肅清市面一帶反動份子，以免後顧之憂，（按總理秉性慈祥博愛，雖任何刺激，從來未形諸顏色，其憤激情形，生平以是役為最，）繼得馮玉祥來電，促總理從速北上，主持南北大局，遂決於十一月十三日以所乘日商輪，自粵首途，過香港，即直駛日本門司，總理乃僅抵達神戶而止，旋即易舟轉道赴津，隨行者除夫人宋慶齡外，有汪精衛、戴傳賢、鄧彥華、趙超等。在神戶時，雖曾於外交辭令上，對中日國交有主中日須親善之說，惟未及於具體方案，赴津道上風濤頗盛，而總理殊鎮靜，恒手不釋卷，處之泰然。抵津日，歡迎羣家萬人空巷，總理莞然就舟中與歡家揮手，旋步出船舷，攝影者數百人爭相攝取，歡迎儀仗軍樂齊鳴，總理精神煥發，儀態雍容，蒙迎抵日租界秋山街之張家花園茶點稍息，接見當局代表，暨候迎本黨重要同志不下千百人，總理皆一一有所訓勉。未幾，張學良銜其父作霖命到謁，具言即日正午，作霖擬請總理至曹家花園會晤，總理慨然允之，謂雨亭吾正欲與

一談，旋以正午十二時半，命車赴黃緯路作霖行署，隨行僅侍衛長黃惠龍，既抵，張作霖親迓至門外，下車携手入內，屏左右作深談者逾二小時，良久告別出，登車返至張家花園，即感不適，一面囑汪精衛代出席是晚國民飯店之市民大會，一面延日醫生松岡診治，戒以少食水菓。旋前大總統黎元洪到訪，囑食白凡魚粥謂殊適合胃病，總理依方烹食，服之略呈效驗，餘則留至下午，不料膳後即嘔吐大作，偏體大汗，榮以毛巾代拭，竟透濕兩巾，其嚴重情形，如此可見。至晚總理索食水菓，不與不休，勉食後，翌早六時起床，精神略佳，似有起色，謂榮曰：「日醫囑余勿食水菓，今余食後病勢已減。如該日醫來時勿以告之。」詎是日下午肝痛暴發，旋開段祺瑞在京召開違法之善後會議，總理甚怒，即星夜力疾入京駐北京飯店，當時病勢日危，經數國醫生驗明確屬肝癌無疑，會議結果決非開割不可，復徵得總理同意，留醫協和醫院施以手術，榮等駐院侍衛。當時黃惠龍亦以隨總理訪張之役，得病奉准

給假，總理又以榮辛勞過度，面有病容，着榮外出休養。旋總理病勢略愈出院，轉寓鐵獅子胡同前外交部長顧維鈞宅。榮與參軍鄧彥華二人奉總理面諭，不得擅離身畔，因隨時須扶往花園散步呼吸空氣。直至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總理病勢日趨沉重，三月六日之晨，聲音大解，當時侍奉者僅榮及宋子文二人，乃分學一足，更以儀器置榻上，以便復解。總理云，汝兩人身軀雄偉，何乃不能學吾一足？榮笑答曰：「先生（黨人稱總理皆曰先生）之足，誠不易托也！」十一日午，總理猝發諸語，向空虛斥曰：「汝輩牛鬼蛇神，豈得命我，誠欲見召，可令天師以今夜子正來。」至四時三刻，總理先呼阿榮繼呼阿平（阿平即總理長孫乃孫科之長子），阿平至榻次，總理緊握其手撫之曰：「乃公病劇，小子毋愛我，待病瘥當偕汝出遊。」平出甫逾戶，復呼阿榮，時戴恩賽博士侍曰，爺喚榮否？總理曰是也，迨榮抵榻次，總理問外有何人，榮答馬副官在外，總理曰可進來，汝兩人一長一短均合用，馬副官入，總理命榮緊抱其頭部，馬湘捧其雙足，將全身提放地下，榮與馬湘正踟躕未敢奉命，適夫人聞言以英語問總理曰：「親愛的汝要如何？」總理說：「我要在地上睡，」夫人答：「地下冰冷睡不得的。」總理說：「我不怕冷，最好有冰更妙。」夫人聞言側面垂淚，悲愴不已，總理說：「達齡（即「親愛的」之西語）汝不用悲哀，我之所有即汝所有。」夫人答：「我一切都不愛，愛者惟汝而已。」言時哽咽，微頓其足，總理答：「此即難言。」夫人益悲，淚如雨下，是時適廖仲愷

夫人何香凝入內，總理以粵語問：「仲愷、鐵城何在？」廖夫人答云：「均在廣東」，總理謂：「你最要通知仲愷辦教育，自教育，辦黨務，自黨務，不能混而為一，務須分別辦理。」廖夫人答：「我會知會他。」總理又云：「你今後要照顧夫人」，（指孫夫人）。同時宋子文入內用英語講話提及榮與黃惠龍、馬湘三人，總理云有革命政府一天，須維持其一天，勿令所失，互談約四十分鐘，繼與孔祥熙略談，復轉粵語與孫科、李烈鈞談，至晚八時三十分鐘止，始終語不及私。十二日晨一時，即際口不能言，四時三十分，僅呼「達齡」一聲，六時三十分又呼「精衛」一聲，延至上午九時三十分，一代偉人，竟撒手塵寰，魂歸天國。當時夫人暨孫科、宋子文、汪精衛等皆同聲痛哭，氣絕軍倒，左右隨從侍衛，均泣不可仰，隨命侍從理髮師林耀光為總理整髮修容，夫人類以手拭總理雙目便閉。嗚呼痛哉，革命尚未成功，義師猶未報捷，固宜其死而不瞑也。榮旋奉派西山碧雲寺護靈。

民國十五年有黃副官長惠龍，在西山碧雲寺守靈，有東北奉軍時到騷擾，黃副官長見情勢不佳，遂將靈柩閉，守靈人員暗中守護。

十六年由榮接任守靈，是年三月十二日舉行總理逝世紀念儀式，有北京警廳警探安藍田向警廳密報，謂榮懸掛黨旗並在碧雲寺開會談話，警廳據報崇傳榮到廳問話，謂榮有反動行為，榮答不是開反動會議，緣今日紀念總理逝世，故懸青天白日黨旗，至青天白日滿地紅乃海軍旗，警廳始知為妄報，將西山區巡官及警察撤去一名，轉派保安隊到碧雲寺駐防，名為保護，實則監視。十月廿八日張宗昌、孫傳芳、張作霖等開軍事會議，張宗昌提議，孫傳芳處風水絕佳，所以南方北伐軍隊節節勝利，張作霖聞言，即謂可以放火燒毀，當時幸楊宇霆謂萬不能幹此事，況孫中山靈柩不在此處。張作霖反問楊宇霆，現有人守護從何知道不在，楊宇霆答守靈人其名偵探其實。張作霖即派人密為監視。十一月四日張學良登報稱，因有商民反對中山主義，請南方政府即將中山靈柩遷回南方，如遷回時可負責送到天津，否則將有意外情事發生。十一月十二日榮又得朋友盧瑞芝若通知，據張作霖衛隊長趙錫福說，如守靈之人係汝朋友，可速通知將總理靈柩遷往他處，因上次張宗昌提議大帥（即張作霖）已着人去放火燒，不過為楊宇霆所阻，專關大帥喜怒無常，倘第二次發怒必至燒毀。榮據報後乃往協和醫院求劉瑞恒醫師，擬將總理靈柩移來協和醫院保存，瑞恒不可，榮在萬無辦法中乃請劉瑞恒開列防腐藥水名稱，榮在德國藥行購買，於十二月廿二晚十二時將總理遺體移過美式棺，用棉花藥水防腐秘密藏於碧雲寺內水池邊之石岩中，以防不測。迄至民十七年夏季張作霖被我革命軍追逐出關，始將總理靈柩安返靈堂，以受北伐各軍致敬。時首入北京者為國民革命軍東北先遣司令葉夏聲少將所部騎兵，故首率所部謁靈者亦為葉夏聲司令及全部官兵，曾於靈前與侍衛同志攝影紀念，軍容極盛，萬人觀仰，蓋首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致祭故也。